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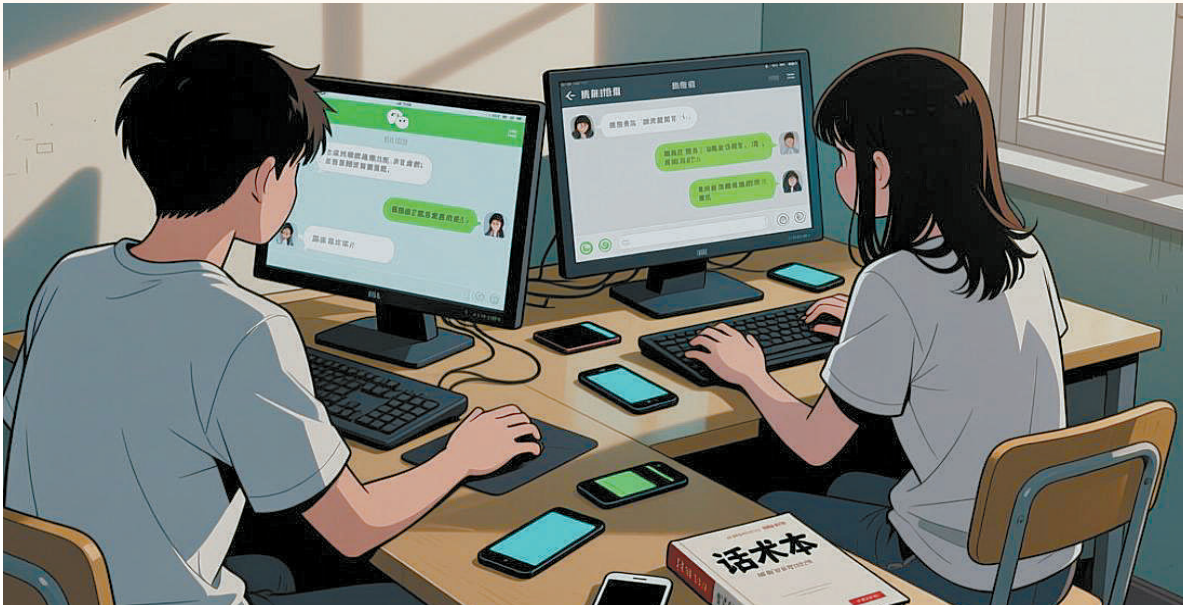
●“关爱成长·呵护未来”世界儿童日系列报道之二

少年诈骗:缺失的底线

新闻眼

◆他们利用购买的手机号码在企业微信上注册账号,并统一包装为成功人士设,以中年女性为诈骗目标,将胶原蛋白饮品宣传成具有美颜功效的保健品,诱骗他人投资成为代理商或购买产品。

◆“我们通过训诫、法治教育基地参观、志愿服务等‘警示性教育’,从物理和心理上帮助其与不良社交圈进行彻底切割,更换联系方式、卸载违规App,从根本上清除诱导环境。”



(漫画由AI生成 王凤宇制作)

□本报记者 何慧敏
见习记者 谢思琪 王岚芳
王诗雅

“我后来知道他们是让我去诈骗,这样来钱快,我缺钱”“我又没骗他们,是他们自己傻”……面对检察官的讯问,一起未成年人诈骗案件的主犯小磊(化名)说。被抓获前,小磊纠集多名未成年人合伙诈骗。然而,在他眼里,这不过是一种“谋生方式”。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呈现高态势,其中涉未成年人诈骗案件数量不断上升。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检察机关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犯罪工作情况(2023年)》披露,涉电诈犯罪开始向未成年人群体渗透,未成年人涉罪人数同比大幅上升。

记者调查发现,在越来越多的案件中,未成年人参与程度加深。不少涉罪未成年人缺乏法律红线意识和道德底线意识,甚至成为主谋。原本纯真的孩子缘何走上诈骗道路?如何有效预防、挽救参与实施诈骗的未成年人?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编织骗局的少年

“不好意思,我在蛋糕店工作刚下班。”见到匆匆赶来的小田(化名),记者很难想象,眼前这个有礼貌又很温柔的女孩,曾是一个诈骗团伙的成员,作案时,她仅17岁。

“我是经过招聘流程进去的,一开始我也不知道是诈骗,以为就是打电话。后来看到厚厚的话术本,才意识到是诈骗。”回想当初加入诈骗团伙的动因,小田觉得,除了被骗,再就是“缺钱”。

小田中专毕业后离开家独自在福建福州打工。房租、生活支出的压力,让小田迫切想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某招聘软件上一家贸易公司招聘“话务员”岗位因为薪酬可观,很快吸引了小田。通过面试后,她被分配到单独的小组工作。

然而,这份工作可“不一般”。“要我们假扮成功人士陪人聊天,然后劝客户买美容产品。”事实上,所谓的美容产品,不过是三无伪劣商品。2021年5月,福州市鼓楼区检察院受理该诈骗案,到案犯罪嫌疑人70余人,涉案金额高达2000余万元。

其实,早在参加培训的时候,小田就发现自己可能进入诈骗窝点。但即使知道

在骗人,心有不甘的她,还是为了拿到工资多待了一段时间,直到被警方抓获。

同样陷在诈骗漩涡里走不出来的,还有16岁的小君(化名)。不同于小田,他已经是一个诈骗团伙的“头头”。

在小君成立自己的“工作室”之前,他先是被朋友拉去做保健品诈骗。该团伙被查获后,作为“漏网之鱼”的小君不仅没有因此敬畏法律,反而想自立门户,东山再起。

“这年头谁不骗人,能赚钱就行。”过惯了依靠诈骗“日进斗金”生活的小君,一心只想赚快钱,便和同伙大彭(化名)开始“招兵买马”,他们利用购买的手机号码在企业微信上注册账号,并统一包装成“张力”的成功人士人设,以中年女性为诈骗目标,将胶原蛋白饮品宣传成具有美颜功效的保健品,诱骗他人投资成为代理商或购买产品。2023年5月至7月,该团伙发送诈骗信息29万余条,骗取35名被害人共计43万余元。

记者发现,不少涉诈的未成年人有较高的物质需求,但自身能力又无法满足。“家里给的钱根本不够生活的。”小磊在接受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检察院检察官王静讯问时表示,要想独立生活,必须有钱,诈骗是来钱最快的方式。2022年开始,小磊等4名未成年人组织22名未成年人在校学生和社会人员参与“抢包”诈骗。具体来说,诱骗被害人在微信群中以发红包形式支付费用,小磊等人担任抢包手,在微信群抢红包,再将钱转账给诈骗分子赚取佣金,共诈骗1700余名被害人235万余元。在案件办理过程中,王静发现,小磊团伙中的未成年人均有高消费习惯。“去酒吧喝酒,买游戏皮肤,有人甚至一天花1万元。”沉迷于花天酒地的小磊,为了挣快钱,走上了犯罪道路。

断裂的诚信红线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缺乏诚信意识,是迷途少年们的共性问题。诚信,是价值观和法律意识培养的基底,这条红线究竟是从何处开始断裂的?

“很多孩子都是初中或者中专毕业,学历不高,在校学习也不太好,社会认知能力较差,没有固定收入、缺乏社会经验,法律意识很淡薄,而且有很强的侥幸心理,容易被诈骗分子的高薪吸引,突破底线。”给小田进行帮扶教育的海容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社工张亭亭告诉记者。

未成年人正处于身心发展的重要时期,尚未形成稳定的价值观与判断能力,需要父母和学校的及时引导。然而,在这些涉罪少年的生活中,家庭和学校教育往往严重缺席。

“他们没教过我,我就知道要赚钱才能活着,才能活得好”“我跟爸妈没什么共同语言,他们也不管我干什么、需要什么”……对于卷入诈骗团伙一事,小田的

父母直到警方通知才知晓。17岁就离家的她,早已和父母“形同陌路”。小磊的父母也早早离开了,家中只有爷爷,他中专仅读了一年后便辍学混社会了。

“家庭因素是未成年人犯罪的一个重要因素,犯罪家庭(家庭成员有犯罪行为),缺损家庭(如单亲、离异、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务工等),问题家庭(家庭成员关系不睦、虐待、教育方式不当、不关注子女等)对未成年人有重大消极影响。”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教授、中国犯罪学研究会理事于国且表示。

中华女子学院法学院讲师张丽霞认为,很多父母无暇或者无力管教,将管教停留在口头催促上,实际监护缺失,未成年人可能会在心理上产生孤独感、无助感和被遗弃感,容易受到诈骗团伙的诱骗和操纵,从而参与诈骗犯罪。

在涉未成年人诈骗犯罪中,“拉帮结伙”也是比较明显的特征。记者发现,犯罪团伙扩大的一个重要因素,便是朋辈模仿效应。“未成年人在成长过程中,朋友和同伴变得尤为重要,他们不断将自己与他人进行比较,以确定自己的行为是否适当。当某一行为在同伴群体中流行时,青少年往往也会跟着做。”张丽霞阐释道。

“我们可以出去骗点钱,大家一起花。”2022年1月至6月,小蔡(化名)伙同5名未满18周岁的孩子,以赠送游戏皮肤为诱饵,骗取多名未成年被害人15万元。“少年老板”小君,亦是通过小圈子拉帮结伙作案,其中大部分参与者为其原先学校的同学,小磊的“抢包”诈骗团伙,同样是由发小、同学、同学女友等组成。

于国且对此表示,在同辈团体中,未成年人不仅互相学习,逃避打击,还会互相支持,找到在家庭、学校中无法找到的归属感、受重视感,并淡化犯罪后的负罪心理和减轻遭受刑罚处罚的担忧,从而强化其犯罪行为。

此外,网上各种良莠不齐的信息,也影响着他们的价值排序。

“很多夜店一掷千金、‘富二代’的日常生活短视频都有唯金钱论的导向,容易让孩子们形成错误的价值观。”王静告诉记者,在调查“抢包”诈骗案涉案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时,发现很多孩子都喜欢浏览、发布奢侈品等炫富图片和视频。“炫富、打赏、旅游、高消费等网络信息容易让未成年人产生通过诈骗赚快钱的想法。”于国且说。

技术含量低,收益快、容易隐匿的诈骗犯罪,成为很多涉罪未成年人的“第一选择”。

“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诚信立身,不能当骗子,这其实就是从小建立的是非观,它就像一条不能突破的底线,在面临诱惑、选择时帮助你进行价值排序。然而,很多涉诈未成年人心中的红线没有建立起来,认为赚钱比什么都重要,容易滑向犯罪深渊。”王静认为。

挡住想越轨的心

“等攒够了‘老婆本’就收手。”
“我未满14岁,是不用判刑的。”
……………

讯问中,迷途少年们淡薄的法律意识,甚至利用未满刑事责任年龄逃避处罚的想法让检察官惊讶。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检察院检察官赵文庭认为,未成年人罪错行为是由轻及重、逐渐演变的过程,如果错失最佳的教育矫治时机或者干预不当,部分未成年人可能不良行为加重,甚至实施更为严重的犯罪行为。

如何把他们从诈骗漩涡中拉出来?加强专门教育和专门矫治教育工作,深化社会支持体系建设,是一个答案。

做好矫治教育工作,关键在于“环境隔离”与“规则重塑”。环境隔离即隔绝“诱导环境”,排除干扰。“我们通过训诫、法治教育基地参观、志愿服务等‘警示性教育’,从物理和心理上帮助其与不良社交圈进行彻底切割,更换联系方式、卸载违规App,从根本上清除诱导环境。”上海市宝山区检察院检察官蔡颖介绍,对于行为严重但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可依法送入专门学校进行矫治教育。

上海某专门学校的沈老师介绍,除了常规的识课,学校还配备了相应的德育课、法治课、心理辅导课及课外活动,帮助学生们矫正不良习惯,学会情绪管理,逐步重建对法律和道德的敬畏之心。“在专门学校中,对于多次犯罪、情节较重的,学校会联合专业司法社工、心理咨询师,通过一对一辅导,剖析其深层次犯罪动机,对症下药,修复其心理创伤,建立健康的价值观。”福州市某专门学校的王老师告诉记者。

与此同时,家庭、学校作为教育主阵地,也要主动补位。

“家庭应引导未成年人树立正确的的是非观、金钱观,戒除物质诱惑和贪欲心理。可以给这类家庭开展家长课堂,帮助家长加强对未成年人的监管和约束。”张丽霞提出。目前,全国多地检察机关设立了家庭教育指导站,向涉案未成年人监护人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

“我们定期开展针对性的法治教育和网络伦理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财富观和价值观,从源头上减少未成年人涉诈的动机。”赵文庭介绍,为了让孩子们掌握合法谋生的本领,帮教计划还整合了职业技能培训,如正规的软件开发、短视频运营、电商客服等数字化技能培训。“为未成年人提供可见的美好未来,这是挽救的终极意义。”

由于小田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且已退还全部违法所得,积极赔偿其经手的被害人经济损失,加之小田系未成年人,2024年11月,福州市鼓楼区检察院依法对小田作出不予起诉处理。

记者见到小田时,她已经在帮教中找到了人生的方向。“我想开一家蛋糕店,到时候请你们来品尝。”她笑着说。

所有野生动物资源均属国家所有。即便是猎捕野猪这类不属于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也不能随心所欲、任意为之,必须严格遵循法律规定。

法眼观察

□于潇

近日,一种以无人机搭载热成像与金属箭的“高科技狩猎野猪”方式悄然兴起。用无人机猎杀,一群野猪可能在一次夜间行动中就被“一网打尽”,连幼崽也难以幸免。与此同时,相关猎杀视频在短视频平台传播,不少人用直播的方式展示自己的狩猎过程。而购买猎杀所用的工具,不需要任何资质,只需25元即可配齐全套空投金属箭等利器(据11月18日《新京报》)。

自2023年6月野猪被移出“三有”保护动物名录之后,各地陆续出现“打野猪热”,且捕猎手段日趋多样,其中无人机猎杀因“高科技、高效率”而迅速流行。有些地区的护农队队员使用这种方式猎杀野猪、保护农田。据了解,这种猎捕方式可谓残忍——无人机搭载的金属箭,从高空投射可瞬间贯穿猎物躯体,导致动物失血过多死亡,且猎杀者通常会连续投射多次,部分箭头会残留在猎物体内。

虽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无人机猎杀野猪能够缓解野猪泛滥对农田的破坏,保障农户的计安全,但同时也暴露出严重的安全隐患。实际操作中,有人并非护农队队员,却私自运用无人机狩猎方式捕杀野猪;还有人为了寻求刺激,使用无人机对家畜甚至一些国家保护动物进行无差别射杀;更有甚者,把人误当成野猪进行射击,差点儿酿成悲剧。如此情形,若不加严加管控,不仅会破坏生态平衡,还可能引发严重的安全事故。

事实上,野猪被移除“三有”名录,只是解除了对其的“普遍保护”,但这并不意味着对狩猎“全面放开”。野猪作为一种重要的野生动物资源,在生态系统中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也依然受到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保护。未经许可,以任何理由对野猪开展主动猎杀行为,不仅背离了野生动物“保护优先”原则,还可能涉嫌违法犯罪。

不妨看看相关法律与政策规定。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国家对野生动物实行保护优先、规范利用、严格监管的原则;在自然保护区和禁猎(渔)区、禁猎(渔)期内,禁止猎捕以及其他妨碍野生动物自然繁衍的活动;禁止使用毒药、爆炸物、电击或者电子诱捕装置以及猎套、猎夹、捕鸟网、地枪、排铗等工具进行猎捕,禁止使用夜间照明行猎、歼灭性围猎、捣毁巢穴、火攻、烟熏、网捕等方法进行猎捕。国家林草局印发的《野猪等陆生野生动物致害防控工作方案》指出,对法律规定保护范围之外的野生动物,可在自然保护区、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以外依据猎捕方案开展猎捕活动,但猎捕人员和组织应当严格遵守有关规定,不得使用法律禁止的工具和方法,由此不难看出,所有野生动物资源均属国家所有,即便是猎捕野猪这类不属于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也不能随心所欲、任意为之,必须严格遵守法律规定——不能在自然保护区、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猎捕,且须遵守禁猎区、禁猎期、禁用工具等规定,禁止随意捕杀或食用。

即使在野猪致害频发的当下,其数量调控和防控工作仍然不能由群众自发解决、随意猎杀。针对流量卖点的短视频以及违法猎捕工具,有必要进行全面监管,推动树立正确的野生动物保护观念。而对于野猪多与少的控制,仍然有必要坚持猎捕管理的官方性——官方制定猎捕数量、官方招募猎手、官方许可工具,确保有计划地开展野猪猎捕活动,防止个人随意猎杀。

(法眼观察栏目欢迎读者朋友投稿。投稿邮箱:pin-glun109@jcrb.com)

云南省委原常委、省政府原副省长李石松受贿案一审宣判

非法收受财物1亿余元 被判有期徒刑十五年

新华社贵阳11月18日电 2025年11月18日,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云南省委原常委、省政府原副省长李石松受贿一案,对被告人李石松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百万元;对追缴在案的李石松犯罪所得财物及孳息依法上缴国库,不足部分继续追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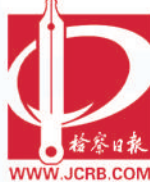
经审理查明:2005年8月至2024年3月,被告人李石松利用担任云南省政府办公厅秘书二处副处长、处长,省政府办公厅党组成员、副秘书长,云南省红河州委常委、副州长,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书记、厅长,云南省曲靖市市委副书记、市长,云南省委常委、曲靖市委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者通过他人非法收受上述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价值人民币1.0025亿余元。

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李石松的行为构成受贿罪。李石松受贿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鉴于李石松有重大立功表现;受贿犯罪中有未遂情节;到案后如实供述罪行,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绝大部分受贿事实;认罪悔罪,积极退赃,赃款赃物大部分已追缴,其中李石松实际所得已全部追缴,具有法定、酌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可对其依法减轻处罚。法院遂作出上述判决。

据悉,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5年8月1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该案。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被告人李石松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发表了意见,李石松进行了最后陈述,并当庭表示认罪悔罪。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各界群众四十余人旁听了庭审。

与法治同行 与时代共进

2026年《检察日报》征订工作正在进行中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邮发代号: 1-154

全年订价398元

广告